

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

石朝穎教授

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

前言

今日全球的「生態危機」或所謂人類工業科技商業活動，造成人為的氣候巨變，生態失衡的危機，已經成為愈來愈重要的生存議題。本文將以道家的生態哲學觀，來探討老子在《道德經》二十五章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道法自然」的精神，來論述道家的哲學，如何能與今日的「生態哲學」有互為補助的可能。並希望能提供一些對人類今日面對生態危機時的生存之道有所參考的價值。

(一)：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觀

相對於儒家敬「天」的終極關懷，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似乎並不把「天」看成有意志的主體，老子認為天、地作育「人」與「萬物」，似乎並沒有任何是、非、利、害，所以老子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¹

老子又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²

¹ 《道德經》，第5章。

² 《道德經》，第25章。

其中「道」法「自然」的這個「自然」，是指效法「自然曲全」的一種整體的「自然生態觀」。

這裡的「自然」是指一種「自然而本來如此」。換句話說；「自然」實際上也是一種「和諧」的關係。老子認為，天地自然萬物，以及人類的生活方式，都要效法自然之「道」。也就是指要遵循「和諧的原則」。所以；「和諧」是宇宙間，萬物與「自然」能相互的和諧共生，則就能效法「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

由此；我們也就能更進一步的理解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二章中所說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³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把「道」，看成是宇宙萬物的總根源。因此；道家學者樂愛國在其《道教生態學》一書中，也認為老子的這段話，正是從宇宙萬物同源於「道」這一基本觀點出發。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老子《道德經》一書，能充分的詮釋道家的生態哲學觀。而且樂愛國在其《道教生態學》一書中，也指出老子的生態哲學，有以下三方面的生態觀：

- (一) 萬物和諧的思想。
- (二) 自然無為的思想。
- (三) 寡欲知足的思想。⁴

雖然老子並不像孔子那麼強調「天命」的重要，但也主張應取法「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認為；「天道」有循環往返的規律，人類應效法天、地間自然而然的「常道」。人們應該順從自然世界的常道，而不是改變自然世界的生態。

因此；老子說：

³ 《道德經》，第 42 章。

⁴ 樂愛國：《道教生態學》，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 53-55 頁。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⁵

換句話說，萬物的發展都會回歸到其本源，回歸到本源便稱為「靜」，也就是回復其永恆的本性。回復本性便稱為「常」，能夠了解此「常道」，便稱為「明」，不能了解「常道」而胡亂妄傷，便會凶多吉少。

今日人類的生態危機，就是一種不知「常道」和破壞「常道」的結果。我們一方面享受著科技物質文明的成果，一方面又震驚於科技物質文明給予人類帶來的諸多不幸，科技助長了殺人武器的威力，也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這也延伸出生態環保的許多爭論。

(二)：生態環保的自然之道如何可能？

我們生活在現代科技商業社會裡的人，外在的物質生活和內在的心靈生活，已變得愈來愈複雜。

我們日常生活幾乎已被各種各類的商業資料活動所統治，生活的四周，充斥著各種各類的商業廣告，各種的精美食物、飲料、化妝品、電器用品等…都在刺激我們的購買欲望。我們已經製造成愈來愈多的垃圾，以及許多破壞生態平衡的化學毒氣。

從「道法自然」的道家生態哲學觀看來；天地萬物為有機的整體，具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而且有內在和諧的生長規律，不應該人為的去破壞或改變自然生態的平衡法則。人們只能「因勢利導」的保護自然生態，達到老子所謂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⁶

老子認為；人類要遵循「無為」的生活方式。換句話來說；就是順從萬物自然的本性，以及自然內在的和諧法則。並且用人類自己的行為去維護自然的和諧與平衡。老子的「無為」，並不是要人們「無所作為」(non-action)，任由自然生態

⁵ 《道德經》，第 16 章。

⁶ 《道德經》，第 64 章。

遭受破壞，而是如李約瑟說：「無為的意思就是不做違反自然的活動(refraining from activity contrary to Nature)，亦即不固執得要違反事物的本性，不強迫物質材料完成它不適合的樣貌。」⁷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老子的「無為」，就是不要以個人的偏見或私人的意志，去強加干擾自然之「道」。

總而言之；「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或者是保持沉默，而是讓萬物都做它們自然會做的事情。換句話來說；對於這種不違反自然生態的活動，即是道家的「無為」生態觀。

《莊子》在其〈天道〉篇中也說：「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⁸這種不違反天地萬物的「無為」乃是取法於「自然之道」本身的運行，使得天、人、地以最和諧的方式在運行。它雖然看似無所變化，但卻能夠完成一切。

所以；《莊子》又說：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⁹

如果我們能從今日的「自然生態哲學」的觀點來進行反思，則我們將發現老、莊哲學的「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正在提醒人類過度「機巧」發展的警鐘，阻止人類不要陷入生態危機的毀滅之路。

正如著名的海洋生態學家瑞秋·卡森，就在 1962 年《寂靜的春天》一書提出警訊，直接點出美國生態環境的危機，引發了全世界的生態環境重視。

誠如；瑞秋·卡森在其《寂靜的春天》一書中寫到：

從前，在美國中部有一個城鎮，這裡的一切生物看來與其周圍環境生活得很和諧。

⁷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2 卷，第 68 頁。

⁸ 《莊子》，外篇，〈天道〉，第 2 章。

⁹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 2 章。

這個城鎮座落在像棋盤般排列整齊的繁榮的農場中央，其周圍是莊稼地，小山下果園成林。春天，花叢像白色的雲朵點綴在綠色原野上；秋天，透過松林的屏風，橡樹、楓樹和白樺閃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輝，狐狸在小山上叫著，小鹿靜悄悄地穿過了籠罩著秋天晨霧的原野。

沿著小路生長的月桂樹、莢蓮和赤楊樹、以及巨大的羊齒植物和野花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使旅行者感到心曠神怡。即使在冬天，道路兩旁也是美麗的地方，那兒有無數小鳥飛來，停在雪堆上啄食漿果和乾草。郊外事實上正以其鳥類的豐富多彩而馳名，當遷徙的候鳥在春天和秋天蜂擁而至的時候，人們都長途跋涉地來這裡觀看牠們。另外有些人來小溪邊捕魚，這些潔淨又清涼的小溪從山中流出，形成了一座綠蔭盎然的池塘。野外一直是這個樣子，直到許多年前的有一天，第一批居民來到這兒興建房舍、挖井築倉，情況才發生了變化。

從那時候起，有一個奇怪的陰影籠罩了整個地區，一切都開始產生變化。一些不祥的預兆降臨到村落裡：神秘莫測的疾病襲擊了成群的小雞；眼看牛羊病倒和死亡。到處都是死神的幽靈。農夫們述說著家庭成員的疾病。城裡的醫生也越來越為病人出現的新疾病感到困惑。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成人，就連孩子也出現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釋的死亡現象，這些孩子在玩耍時突然倒下了，並在幾小時內死去。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比如說，鳥兒都到哪兒去了呢？許多人談論著它們，並且感到迷惑和不安。郊外鳥兒覓食的地方變得冷冷清清。僅存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已奄奄一息，牠們顫慄得相當厲害，而且飛不起來。這是一個沒有聲息的春天。這裡的清晨曾經蕩漾著烏鴉、媽鳥、鴿子、櫻鳥、鶴鶉的合唱以及其他鳥鳴的合音；現在一切聲音都已經沒有了，只有一片寂靜覆蓋著營田野、樹林和沼澤地。農場裡的母雞正在孵蛋，但是卻沒有小雞破殼而出。農夫們抱怨著以後無法再飼養豬隻，那些新生的豬仔都還很小，小豬生病後也只能活上幾天。蘋果樹花就要盛開，但是花叢中沒有蜜蜂嗡嗡飛來，所以蘋果花沒有得到授粉，也不會有果實了。曾經是多麼引人入勝的小路街道，現在排列著彷彿火災劫後的、焦黃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拋棄了的這些地方也是寂靜一片。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釣魚的人不再來訪問它，因為所有的魚已經死亡。

在屋簷下的雨水管中，在屋頂的瓦片之間，一種白色的粉粒還在露出稍許斑痕。在幾星期之前，這些白色粉粒像雪花一樣降落到屋頂、草坪、田地和小河上。不是魔法，也不是敵人的活動使這個受損害的世界的生命無法復生，而是人們自己使自己受害。¹⁰

¹⁰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p1-4.

瑞秋·卡森的這本《寂靜的春天》彷彿就像一則「寓言故事」，已經在世界各地悄悄的發生，並且確實有許多的農村已經蒙受巨大的不幸！若不再重視「人」與「自然」的相處共生之道，他的「寓言」可能會一語成真，變成我們大家必須面對的生態災難！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不可能不依賴於其他生物而獨立生存，因此許多種生物往往共同生活在一起。由各類型態的生物種體所組成的生態功能單位稱為群落（Biocoenosis），生態學定義為「生物群落」。在這一集合體中包括了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等各種族群，它們是生態系統中生物成分的總和，生態系統的概念在生態學中有很深的根底。¹¹

生態系統便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範圍內，由生物群落及其環境組成的一個整體。這一整體具有一定的範圍和結構，各成員可以借助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而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和相互儲存，由此而形成具有組織和自調節功能的複合體。¹²

地球上生命的歷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因此在相當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動物的自然形態和習性都是由生態環境所形成。就地球時間的整個階段而言，生物能夠對生態環境造成改變、破壞，成為一種巨大的生態反作用力，目前只有人類具有這種力量。在人類對環境的所有襲擊中最令人震驚的是空氣、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它們都受到了高度危險、甚至致命物質的污染。¹³

這種人為生態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恢復的，它不僅進入了生命賴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進入了生物群落內，這一條罪惡的生態循環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彌補的。

人對於世界萬物增加了理解，就可以減少對「自然」造成的過度破壞，人類必須要與「自然」和平共處，這是一種道家的觀點。如同 16 世紀的哲學家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也是反對人類與「自然」形成相互對立的關係。因為，人們是存在於自然之中，未來必須要追求天地萬物的和諧，而不是凌駕於「自然」之上。帕拉塞爾蘇斯直言：「把自己吹捧為最高貴的創造物是傻子的行為準則。存在著許多世界，我們並不是我們這個世界中唯一的存在物。」¹⁴

沙夫茨伯裏（Shaftesbury）在《人、風俗、意見與時代之特徵》裡也強調：「**這個世界裡的所有物質都是結為一體的，就像樹枝與樹結為一體，而樹又與供養牠的大地、水**

¹¹ 【英】麥肯齊等著：《生態學》，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56頁。

¹² 徐恆醇：《生態美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頁。

¹³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 p5.

¹⁴ 【美】卡洛琳·麥茜特：《自然之死》，吳國盛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頁。

結為一體。」因此，¹⁵人類不能控制天地萬物的運行，也就是「道」。如果有任何物種可以掌控天地萬物，也會被另一種方式加以制約，甚至是「自然」的反撲。「自然」並不是因為人類而產生，而是人類因「自然」而生，人類必須順應「自然」的道理，而不是強加人為的操縱去改變「自然」。通過「自然無為」的過程達到「萬物為一」的目標，這也是莊子所說：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¹⁶

人類在改變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普遍污染中，化學汙染產生許多有害的副作用，它們至少可以與放射性危害相提並論。大量的化學汙染被推向農田、森林、花園裡，化學藥劑也長期性存在於土壤之中，同時進入生物的組織中，並在一個引起中毒和死亡的惡性循環。¹⁷

但是；人對自然環境的依存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自然界是有機聯繫的整體，人的生存離不開大自然，也就是說，大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家園。¹⁸那麼，我們要如何的保護我們的「家園」呢？

人類生活在地球這個生態環境，就是要尊重地球的自然規律，只有開始尊重「自然」才能保持和諧共處。這正是莊子所說：「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¹⁹美國詩人梭羅(Thoreau)在其作品《蘋果樹》，也指出野蘋果樹不必為迎合人的口味而改變自己，高度讚美了野蘋果樹屬於「自然」，對於野蘋果樹表達了由衷的尊重。梭羅如此說：

當我從這叢灌木旁走過，時間已晚，並且一路艱苦，看到垂懸著的果實，即使我不能吃它，我仍敬重這顆蘋果樹，亦感激大自然的慷慨。這裡，在這崎嶇而多樹的山坡，長著一棵蘋果樹，並非由人種植，也沒有往昔果園的遺跡。它只是自然地生長，像松樹和橡樹一樣。這是一棵自然的蘋果樹，不屬於任何園子，不屬於

¹⁵ Basil Wille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Studies on the Idea of Nature in the Thought of the Period*,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40, pp. 12, 73.

¹⁶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9章。

¹⁷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 p5-6.

¹⁸ 徐恆醇：《生態美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頁。

¹⁹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3章。

任何人。在人類缺席的丘陵，它自成一個王國。²⁰

過去，我們重視並且食用的大多數果實，完全仰賴於我們的經濟喜好，例如玉米、穀物、土豆、桃子、各種甜美的瓜類等等。並且依賴於我們的細心栽培。然而，對於各種生物來說，隨著人類的經濟喜好，換來的是更肥沃的土壤、更加充足的水分、更加細緻的照顧；這些看似更輕鬆的生存，正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也會割斷人類與荒野的自然聯繫，只留下一個看似富足實則脆弱的身體。在梭羅眼裡，這些物種只是人類文明史的副產品。只有那些至今與荒野、與大自然的生命源頭保持著直接而堅韌聯繫的生命形式，才能夠保持著生命的尊貴。即使在最不適宜生存的地理位置，最酸的野蘋果都暗示了這樣的想法，因為，它是一顆自然的果實。²¹

當我們面對世界各地的生態環境破壞與失衡，「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教導我們如何面對「自然」的問題，我們必須開始學習尊重「自然」。這正是道家的生態哲學，在今日可能給人類生態危機的啟示！

(三)：結語：人類返璞歸真的自然之道

道家的「天道自然觀」對於人類生態哲學的最大功勞，在於超越天地萬物之外，再發現一個「道」。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有單獨不變的存在，又周行天地萬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卻是具有天地萬物的本源。這個「道」的作用，是老子所說：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²²

道的作用，並不是有人為意志的作用，主要是一種「自然」。就如我們人類生存於地球的生態環境之中，「道」法自然，人豈可違反「自然」呢？！

自從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由於科技文明的巨大進展，使得以西方科技為主導的現代文明，科技影響已經是遍及全世界。因此，也引起人們對於「自然」進行一種「現代反思」。這種「自然」的「現代反思」開始傳遞世界各地展開。

²⁰ Henry David Thoreau, *Wild Apples and Other Natural History Essays*,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p. 148.

²¹ Henry David Thoreau, *Wild Apples and Other Natural History Essays*,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pp. 148-149.

²² 《老子》，第 34 章。

誠如；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所言：

文明的大廈變得這樣複雜，令人難以理解。然而，在它變得日趨精巧的同時，讓我們也越來越遠離土地裡的根基。在某種意義上，文明自身從它自然世界的基地出發，行往一個我們自己設計的世界；我們的設計有時太過狂妄，而這樣設計出來的世界也愈來愈充滿計劃、控制、製造。在我看來，我們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在文化行進的過程之中，我們失去了與自然的其餘部分的聯繫感。我們現在倒是該問一問，我們真的這麼獨特這麼強大，乃至於我們從根本上可以和地球分離嗎？²³

從高爾的這段話中，似乎在提醒我們，必須開始反思；我們是否掉入一種迫不得已接受低劣、有害的生態命運，以及失去意志與判斷力的迷惘之中？

通常我們活著的大多數時間裡，都是迷惑不清或者麻木不仁的，感覺上我們好像知道很多事，其實根本沒有把「人生的問題」看清楚。

當我們受到挫折或進行反思後，才從平時的曖昧不清中覺醒過來，其實，我們的生活就是在追求一種返璞歸真的心境，而老、莊「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就是在呈現這種人性的真實生活。

總而言之；人類返璞歸真的自然之道，就是在於使我們能呈現一種「自覺」的力量，幫助我們去改善人類的生態危機。

誠如；生態學家波·斯帕特(Paul Shepard)所言：

理想化的生活就像一尾把頭探出水面的魚，在它自己環境惡化的容許限度上緩慢前進。為什麼我們要容忍有毒的食物？為什麼我們要容忍一個家庭建在危險的環境中？另一方面，又要忍受機器馬達的惡意排放，那些令人精神錯亂的噪音。有誰願意生活在一個十分悲慘的世界上呢？²⁴

我們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波·斯帕特，這位生態學的擔憂。但我們知道，環境的汙染和生態的破壞不只是環境的問題；不能只採取環境因素去進行思考，因為它實質

²³ 艾爾·高爾：《瀕臨失衡的地球》，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3月，導論。

²⁴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 p15-16.

的問題，還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問題。

人類近代這種以商業科技為導向的生活方式，它本身具有「反自然」的性質。正是這種性質造成環境狀況惡化，使得生態危機的問題成為全球性問題。

誠如；道家的哲人：莊子所說：「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²⁵這就是人與「自然」的層次關係，我們應該從「自然之道」的視域去探索人類生態危機的問題。

我們可以通過老、莊哲學的視域，擴大人類對於「自然界」的信念與信心。開始去重視「自然之道」與「人類」之間的和諧關係。消除近代工業科技文明與「自然之道」對立的關係。重新再與「自然之道」能和諧共處。我們相信，一種新的生態哲學觀的文明將可能帶給人類希望的曙光！

參考書目

1. 王弼：《老子註》，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75年。
2.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台北市：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75年。
3. 王先謙：《莊子集解》，台北市：三民書局，1974年。
4. 宣穎：《莊子南華經解》，台北市：宏業書局，1977年。
5. 樂愛國：《道教生態學》，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5月，第53-55頁。
6. 雷毅：《深層生態學思想研究》，上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版。
7. 余謀昌：《生態智慧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2月。
8. 【美】卡洛琳·麥茜特：《自然之死》，吳國盛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9. 【英】麥肯齊等著：《生態學》，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56頁。
10. Henry David Thoreau, *Wild Apples and Other Natural History Essays*,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11.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
12. Martell, Luke, *Ecology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13. Sessions, George, (ed.), *Deep Ec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95.

²⁵ 《莊子》，雜篇，〈漁父〉，第5章。